

一场素白

□ 刘海燕

外力破坏终止，一个变成一座山，一个依山而出，成为一条河，河就叫青衣江。爱情没有实质圆满，神话将其补全，未满凝成一条河，柔软地挂在大地上，从深山走来，绕过青山绝壁，流进烟火人家。

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世间万物，皆始于水，奔腾时虎啸龙吟，采颛时又袅袅婷婷，不同于把时间站成永恒的树，河以流动应对斑斓。把悲欢离合，阴晴圆缺，统统化为一滴水，无形之水，浩浩汤汤而去。

雪从二郎山顶融化，穿林而过，从一片素白之地奔赴五彩山川。有时是湍急的小溪流，有时是飞瀑流泉，日夜兼程，接受土地、山野、城市的洗礼。见识成就地的长度，情感蓄意深度，她从小溪流，积蓄成一条大河，成为一棵树，流动的树。

树产生氧，河水提供能量，初步形成生态闭环。水鹿、猕猴、小熊猫、扭角羚在这里诞生……这些动物是哄骗小朋友的重要理由，为此，她牺牲了与小马宝莉、小猪佩奇的相处时间。我的童真时代没有这些，只有掰玉米、数星星、逮萤火虫，比不得同期他们聪明伶俐。他们在聊“你相信光吗？”，我却在野地里追着蒲公英，追着向日葵跑。没有因为对“光磁力”的无知感到遗憾，反而庆幸生长在满世界都是“光”的年代，有充裕的时间去成长。

一头扭角羚突然出现，还未看清模样，又消失在峭壁中，猴子逐渐窜出，围着车上蹄下跳，引起小朋友注意。她不再失落，尝试向猴子扔香蕉，同样对龇牙咧嘴的猴子扮鬼脸。我轻轻在耳边告诉她：“森林里住着小精灵，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发现。”她开始观察四周，惊奇地发现半山腰间，醒目的红色枫树，惊飞的黑色大鸟……“世界上没有小精灵，你胡说的吧？”“你说的小精灵在哪呢？”，在她不断反复间，我笑道：“把眼睛再看亮一点，就有了”。

树和河流告诉我，保持对自然的好奇与敬畏，才是最真的启蒙。

三

山脚还是绚烂多姿的秋天，山顶已是银装素裹。缆车晃晃悠悠一路向上，彩林逐渐被稀稀飘零的白雪覆盖，从浅到深。小朋友兴奋地看向缆车之外，她形容那些积压在树顶的白雪，蘑菇、云朵、小丑鱼……我的视线凝固在一条蜿蜒

的步道上，白雪倾覆，开凿的人工痕迹早被雪淹没，只留一串黑色的脚印，长长的，在雪地里注释，一个人的跋山涉水。是谁，惊落了树尖上一捧雪，惊动雪下的路。

山顶有云海。家乡的瓦屋山，每到冬季，徒步登山的人络绎不绝，云海之景不绝于耳。不知什么原因，我从未亲眼目睹云海，但能想象雪白的云团漫涌，在群山万壑的白浪里翻腾，如瀑布流云般的壮美。今天为了云海，也要徒步登顶了。

徒步的起点海拔 1500 米，到山顶 3700 米。本以为是一场轻松的徒步，却在不断垂直的云梯之下感到举步维艰。刚走一会儿，就感觉呼吸困难，雪风通过鼻腔冲进肺脉，疼痛让我一出发，就想放弃。星星点点的人影，缩影在漫漫雪道上。他们有的独自一人，有的结伴而行，目标一致，朝着山顶进发。

陪我一起登顶的小朋友，克服许多困难，垂直跨过 1800 米的高度，在距离终点 400 米处返程了，对于 5 岁多的孩子，第一次通过身体力行站在海拔 3300 米处，作为母亲很是欣慰。她挥着小手与我告别，鼓励我继续前进。迈着沉重的步子，重新出发，珙桐树和一些长满红色苔藓的石头，陪我度过一些时光，到后来连人影几乎没了，眼前是一片白。

最后 300 米的垂直高度，几度逼得我放弃，环顾白茫茫一周，为啥这么拼啊彻脑海。我扶着栏杆喘着粗气，萌生退却。恰好遇见一对刚下山的夫妻，致以我善意：“马上就到终点了”“既来了就不要留有遗憾”“上面还能看到云海”。意识克服停滞，牵着脚步跨出去，一步，再一步……我转换着无数心态，应对逐渐陡峭的高度，沉重的呼吸。终于山顶到了，300 米，让我完成，一人的跋山涉水，生命的顶礼仪式。短短百米，此刻成为最长的距离。

在山顶，我坐在风雪中，任风刮在脸上，任一片白迷蒙眼睛。等待良久，云层并没有散去，四个小时的登顶，换来一片白茫茫，没有一株植物也没有一只鸟。雪越下越大，落满山。我委屈得像一个孩子，仰着头质问那些云，毫无反应。光像要挣脱出来，云又生生将他们逼回去，世界还是一片白，一片素白。

等所有人都散去，空留我一人，在一片素白之地，静立。脚下像生了根，迅速生长，长得抵达山脚。我看见日出云海，漫山金光；看见雪山之上，古老的树；看见山脚，刚刚拔地而起，年轻的树……我看见，我是一棵树。

有了树的加持，不再失落于未见面的云海，我转身，朝着来时的路，坚定地走去。脚步越发轻快，越发有力，此时我又像一条河，一条着急的小溪流，一条奔腾的河，一座静谧的湖……我是一条河。

世界固然是一场素白，却多了无限可能。

UP 系:行走的风景

□ 马海燕

云端之上

2 月 10 日，龙年大年初一，吉祥喜庆日。满怀欣喜，凌晨 3:30，天府机场，我们准点起飞。

第一程，吉隆坡。在万米高空睡了一个新年觉，6:20 醒来，已是马来西亚领空。无比惊喜，云端之上，霞光万丈。橘红浓淡相宜铺满天际，云层翻滚出山峦状，好一幅温暖和美的画卷。深深感恩大自然的神奇与馈赠。

虽然人在旅途，但午餐不能马虎，更何况是新年，还有随行的美食达人呢。华阳茶室人气爆棚，一个航站楼开设两家，传统的南洋美食备受好评。

第二程，13:30 转机印尼。泗水朱安达机场，印尼师傅满脸微笑，迎接接着从国内外不同航班陆续到来的“公主王子们”。当看到这群平均年龄 26 岁左右的小伙伴，突然醒悟，原来这是青年人的活动群。欣喜已久的新年度假，更多了些许期待。

云端之上，心有所想。纵是隐忧，却也无力，虔诚祈祷，平安顺遂。

云端之上，心静敞亮。如此安宁，竟无遐想，自然放空，自在丝滑。

云端之上，心向阳阳。温暖祥和，悦己悦人，修复治愈，满怀希望。

火山之上

布罗莫火山和宜珍火山是此行的特种兵项目。

零点出发，吉普车从泗水城区出发，一路车流如织，黑夜在这里真是有了眼睛，沿途每户人家门口的灯彻夜长明。进入草地，奔赴沙海，前方黑夜漫漫，最后通过蜿蜒山路到达观景平台。守候日出，赏《世界地理》封面图片布罗莫火山群。

在一片惊呼声中，霞光冲出火山远方的云层，太阳喷薄而出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人们，眼睛里的光芒却是同样的欣喜和纯粹。对自然的敬畏，对

火山的好奇，对美好的期待，团友间的支持，陌生人的温暖，在清晨的山巅散发着人性与自然的光芒。

攀上火山口，大地核心传来的轰鸣，似浑厚的吟语，似低沉的咆哮，又似深海的问候。火山喷发的白雾在山口升腾，似乎要与头顶的蓝天白云握手言欢。站在山口，俯瞰眼底的黑色沙海，吉普车队、摩托车队、马队阵容强大，人群更是摩肩接踵，旁边类似酒店项目有了雏形。自由与梦想、精神与现实，在黑色火山灰里肥沃。

从火山之上到草地中央，从黑夜出行到白昼归来，对未知的探索牵引着追逐群体，对生活的探索指引着服务群体，对世界的探索吸引着人类这个群体。

宜珍火山的最大亮点在蓝火。幽蓝幽蓝的火焰从地表燃烧起来，流动的火焰像奔腾的河流，硫磺的热情让人难以接受，以至于必须戴防毒面具。思念不如相见，为了一见大家也是拼啦。

看蓝火须在 4:30 前，凌晨 2:00 大家在睡梦中被带到山脚，戴着头灯四人一组跟随向导上山。漆黑的夜晚繁星闪烁，如潮的人群似一条火龙游走在山间，远处城市夜景流光溢彩。山路崎岖不平、陡峭难行，本地特色“兰博基尼”生意兴隆，年龄大的、小的，步行艰难的，坐在躺车里，前后两人一拉一推，给送上山去。更多的是为体验过程而来，即使气喘吁吁、心跳突突，有的甚至头昏眼花、腿脚酸软，在追火大军群体力量的加持下，如期到达。汗流浹背应该是火山给予每个人的奖励。

火山口湖是最美的打卡地，近 3000 米高空下，明亮的蓝湖，洁白的雾霭、橘色的朝霞、奇异的山石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成就了神奇的魔域。弧形山脊上漆黑的枯木用艺术之态告诉我们生命之多元，低矮灌木在岩石间以顽强之姿证明我思故我在。

望着山脊外漫山葱郁，突然之间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、壁立千仞无欲则刚、心底无私天地宽、人生处处是惊喜就冒出来了。

蓝海之上

巴厘岛，浪漫的代名词。此行就是我们母女的浪漫之旅。离开爪哇岛，经停 130 年历史的庄园 1911 后，从外南梦码头坐船抵达巴厘岛。

入住酒店稍作休息，暮色袭来。酒店外海涛阵阵，渔船一字排开，原住民悠闲享受落日时光。在微笑颌首和热情招呼中，感受巴厘岛人的和善友好。

最幸运的是，偶遇新时代《渔光曲》。晚霞好像给海面铺上了金光，海中一人将网推送，海滩边 3 人一组两组渔民正在收网。速度快、力度大，偌大的渔网被收成圆形，无数小银鱼被装进桶里。好几只海豚鱼气鼓鼓地在小银鱼中显得格格不入，被渔民扔回海里。忙碌收网后，几位渔民带上渔网，再度跃上渔船，驶离海岸，期待下一个满载而归。霞光里、海面上，他们的身影犹如一幅动人的油画。

最兴奋的是，在晨光中看海豚舞蹈。原来打渔船另外一作用，就是载着大家追海豚。数十艘船载着游人向海里奔去，像极了出海的勇士。我们的船长机警聪明负责任，行驶到中间海域后，不停与同伴联系，确认东边方位到达后，像个哨兵站立船头，四处张望寻找海豚，当发现海豚后敏锐跟进。

数次寻找，数次期盼，数次惊喜。黑油油、光亮亮、胖嘟嘟的海豚宝宝，在深蓝色的海水中可爱至极。飞跃出海面的姿态整齐划一，很好奇它们的组织语言或者信号是怎样呢。据说，海豚象征爱、和平、智慧、美好、自由和幸福。我想，这也许是巴厘岛浪漫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

人类也好，动物也罢，积极的生活态度，快乐的生活方式，向上的精神状态，都是支持大同世界更加美好而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。动物亦如此，何况我们人类呢。所以，加油！UP！

本版责编:农 夫 常 弘



《醉春风》唐璐 摄

生而弱小,就更要努力奔跑

——看一味草药悟一世哲理

□ 闫译兮

龙门山的褶皱里藏着一味草药。春分刚过，灰扑扑的土缝里钻出嫩绿的芽尖，像刚睁眼的婴孩。

这就是远志，生在乱石堆里的倔强生灵，于苍凉与荒芜中绽放生命的微光、偶遇的采药人阿志，常于采药途中与它不期而遇。他言道，老辈人总提及：“苍耳与蒺藜，凭借些许机缘，便霸占着向阳坡地，恣意生长；而远志，却独爱那背阴的峭壁，于绝境中寻得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。”

拇指粗的根扎进石缝，在黑暗中摸索着岩层间的罅隙，用十年光阴把自己长成盘虬卧龙的姿态。采药人带着铁镐来，要撬

开山岩才能取它一寸根须。阿志就是这个采药人，他与远志有着不解之缘。他常于闲暇时，向旁人追忆起自己七岁那年的往昔岁月。

那年，他随阿爷进山，暴雨冲毁了木桥。浑浊的岷江水咆哮着卷走整片竹林，远志却在断崖边傲然挺立，开出淡紫小花，于狂风暴雨中摇曳生姿。阿爷说这是山神的眼泪，而阿志，却分明瞧见，那花瓣上的水珠，在风雨的洗礼下，折射出绚丽的彩虹。

又是一年寒冬，村里最后一位私塾先生踏雪离去，阿志攥着晒干的远志根，在结冰的窗棂上默写《离骚》。那一年，年满十八的

阿志背着竹篓出山，远志的根在行囊里窸窣作响，他说他要去求学。

锦官城的柏油路烫脚，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折射着令人眩晕的光。他像一株误入钢筋丛林的植物，在水泥混生的地方不断地学着挺直腰杆。可等到他二十三岁那年，他身着白衣回到了故土，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，他也曾无数次陷入迷茫，反复叩问自己：出山求学的意义，究竟何在？是否只是为了逃离，又或是为了更好地回归？直到某个深夜，油灯如豆，微弱的光摇曳生姿。他忽然嗅到故土的气息——衣襟里掉出的远志须，在冷风中轻轻颤动。

那一刻，他读懂了远志——生而弱小，就更要努力奔跑。

如今，我在蓉城一隅，学着阿志的样子，用青花瓷罐煨着远志茶。常有人问这其貌不扬的草药有何奇效，我便指给他们看墙上挂的《蜀中山水图》。在云雾缭绕处，总有些细小的紫花从绝壁探出头来，像是崖上燃烧的灯盏。

当雨季再度来临时，龙门山的岩壁上，又布满新生的远志苗。它们终将懂得，大地给予的贫瘠恰是最丰厚的馈赠。那些与岩石较劲的岁月，会在某天清晨化作满山摇曳的淡紫色晨曦。